

——聚焦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

# 何以文天祥

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

时评 JIANGBAO SHIPING

## 以阅读涵养民族精神之“大”

李 歆

“为什么要读书？”这个追问千年、常读常新的问题，关乎个人修养，更关乎民族的精神走向。

有人为功名利禄而读书，有人为修身齐家而读书。但如果读书仅仅停留在“黄金屋”“千钟粟”的层面，就无法理解屈原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”的精神境界，无法理解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忠诚担当，更无法理解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浩然正气。由此可见，读书的根本意义，在于确立精神的高度，涵养生命的厚度，这也正是宋儒所谓“先立乎其大”的读书真谛。

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，讲究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传承生生不息的精神，塑造自信自强的品格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学史可以看成败、鉴得失、知兴替；学诗可以情飞扬、志高昂、人灵秀；学伦理可以知廉耻、懂荣辱、辨是非”。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阅读传统，让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可以说，阅读不仅关乎修身养性，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筑。

翻阅历史，文天祥的读书生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。19岁入白鹭洲书院，立志做明体达用、拯危救亡的“君子儒”。他将“法天不息”的精神熔铸为信仰，把“舍生取义”化为行动。在元大都的土牢中，面对七气交攻的绝境，他以“天地有正气”的浩然之气岿然不动，留下了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”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”的千古绝唱。文天祥用47年的生命诠释了“立乎其大”的真谛：读进去的是圣贤书，活出来的才是真精神。

文天祥身上所彰显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，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宝贵财富。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就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。而阅读，正是传承历史记忆、涵养文化自信、厚植爱国情怀的根本途径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，我们更要以培根铸魂的阅读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。

愿每一位读书人都能在书页间叩问初心、涵养正气，以“立乎其大”的阅读姿态，传承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，构筑自信自强的精神家园，为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。

江流北去，日夜不息。位于吉安市吉州区赣江江心的白鹭洲，书声琅琅。

这里的读书声，已经响了785年。南宋淳祐元年(1241年)，吉州太守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，从这里走出一代代庐陵学子，带着万绿丛中的沉思，带着江涛声中的激辩，奔向远方。

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，无疑当属文天祥。这位南宋末代孤臣的雕像，如今立于白鹭洲头，与书院最高的建筑——三层的风月楼相对。

风月楼的顶层，有一座略高于地面、带栏杆的方台——这是当年学子们论经辩理的“擂台”。凝视着它，那个身着青衫的身影，仿佛仍在这里朗声诵读。

沉吟之间，一个问题不由得浮上心头：文天祥，为什么能成为文天祥？是什么，让他以47年的人生，构筑起中国历史上一座精神高峰？

就让我们从这座书院开始，去寻找答案。

### (一)

宝祐三年(1255年)，19岁的文天祥进入白鹭洲书院读书。这所建立十余年的书院，寄托着创办者江万里的特殊心愿。

离开吉州入朝为官后的江万里，心里始终挂念着白鹭洲。在他心目中，白鹭洲书院是读书人于“学校科举外而求志”的地方，是要培养“以孔孟之事为己任”的“天下士”。

北宋承接五代时期。甫一立国，时人最大的问题意识即是：为何五代士风败坏如斯，以至于“置君易易事，变国若传舍”？

因此，如何重建道德，一新士风，成了时人讨论的核心问题。儒者提出“为往圣继绝学”。以周濂溪、二程、张横渠为代表的北宋儒者，和以朱熹、张南轩、陆象山为代表的南宋儒者，一代接一代，将继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事业的大任置于肩头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精神传承。

这一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历史担当，本质上是对中华文明精神命脉的守护与弘扬，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通。

生于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当他迈入白鹭洲书院的那一刻，便肩负上了这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。

### (二)

文天祥的幼年教育，在勤奋攻读中度过。

父亲文仪，平生唯爱读书。他在竹林边盖一间藏书室，号曰“竹居”，每晚都带着文天祥兄弟坐在书斋灯下研读。这段父子亦师亦友的时光，锻造了他的童年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此时气象，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天下之乐莫加焉！”

鹰隼试翼，风尘吸张。青年文天祥甫登历史舞台，便展示出不凡的志向。他留给后人的第一首诗，是赴京参加省试前所写：“二宋高科尤易事，两苏清节乃真荣。”——考上进士还是易事，拥有苏轼苏辙兄弟般的节操，才是真正的荣耀。

对于“为什么读书”这个问题，文天祥想得很明白。读书不为功名利禄，而为追求真理、崇尚气节。当在庐陵学宫中看见墙上供奉的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的画像时，这个青年对家乡先贤有着亲切的体认。他豪气干云地立誓：“没不粗豆其间，非夫也！”

19岁那年，文天祥进入白鹭洲书院，拜欧阳守道为师。欧阳守道对学术的精研、对大道的自信，深深地感染了他。后来，文天祥在诗中叩问自己：“平生读书为谁事，临难何忧复何惧。”这时的他，已经明白应该怎样读书——做明体达用、拯危救亡的“君子儒”。

宝祐四年(1256年)，文天祥从白鹭洲出发前往都城临安(今杭州市)。在那里，他将一篇洋洋万言的状元卷，阐释道的真谛。

### (三)

此时的南宋，笼罩在乌云之下。

当文天祥坐在集英殿上挥笔作答殿试考题时，他的内心一定是忧愤激昂的。

国家边患正紧，国内士风颓靡。面对理宗皇帝“岂道不足以御世坎”之问，文天祥紧扣“所谓道者，一不息而已矣”，展开精彩论述。

文章开头，他便批判了时人读书的浅薄功利：“今之士大夫之家，有子而教之，方其幼也，则授其句读，择其不戾于时好，不震于有司者，俾熟复焉。及其长也，细书为工，累牍为富。”他点破了南宋文化界最大的弊政——“为利禄而学”，把读书当作猎取名利的工具，而非求道、修身、济世的根本。

真正的大道何在？文天祥笔锋一转，直探本源：“天地与道同一不息，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。”“以不息之心，行不息之道，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。”“臣之所望于陛下者，法天地之不息而已。”

20岁的文天祥认为，唯有效法天地的健行不息，才能真正寻得大道本原，救国救民。

理宗皇帝被这个年轻人的论述打动，钦点他为状元。那张“古谊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”的状元卷，也代表着青年文天祥的思想已融入“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”的千古回响，成为中国文化不息长河中一朵奔涌向前的浪花。

### (四)

东汉徐衡在《吊张衡文》中感慨“苍蝇争飞，凤凰已散”“嗟矣君生，而独值汉”——张衡这么优秀的人才，不幸生在万马齐喑的时代，诚可叹也。

这样的感慨，用在文天祥身上同样合适。他20岁高中状元，本是一展抱负之时。但接下来的宦海生涯屡屡受挫。开庆元年(1259年)，蒙古军队突破长江包围鄂州，宦官董宋臣怂恿理宗迁都，举朝缄默，唯有文天祥上书“乞斩宋臣”，结果石沉大海。此后十余年，他辗转任职，政绩斐然，却因不愿与权奸贾似道同流，屡遭贬斥。他自叹：“乃知刚介正洁，固取危之道也。”

深感仕途多艰的他，在37岁那年决意致仕归隐，以为此生将终老林泉。

然而，他终究是无法坐视天下沦丧的血性男儿。隐居家乡时，他“挑灯看古史，感泪纵横发”，又说自己“终有剑心在，闻鸡坐欲驰”。

咸淳十年(1274年)，二十万军由襄阳顺江东下，许多城池不战而降，谢太后下勤王诏。次年正月，39岁的文天祥在家乡接诏，捧诏痛哭，随即散尽家资，在赣南招募义军数万人，共赴国难。

同年8月，文天祥率义军抵达临安，其间写下“壮

心欲填海，苦胆为忧天”，抱定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信念，成为疾风中的一根劲草。

“儿时爱读忠臣传，不谓身当百六秋。”从孩提时代起，文天祥就从古往今来的忠臣事迹中求索人格榜样。值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他义无反顾地带着平生所蓄的浩然之气，将七尺之躯付与国家。

这之后，便是他生命中最艰难壮阔的岁月。从赣州起兵，到出使被俘、脱险南归，再到开府南剑、转战汀漳、收复赣南，文天祥带着这支衣甲不全、粮饷常断的义军，在闽粤赣边的山林苦苦撑持。老母病故于乱军，妻妾子女被俘于空坑，都将或战死或降敌，身边之人凋零如秋风扫叶。可他偏不肯倒。

他收拢残部，转进岭南。在潮阳拜谒张巡许远庙，吟出“留得声名万古香”“好烈烈轰轰做一场”，一次次树起那面残破不屈的旗帜。直至祥兴三年(1279年)初，督府军在五坡岭被元军突袭。仓促间，他掏出怀中冰片仰头吞下以求一死，不料药力未发，人已落入敌手。

四年勤王之路戛然而止。然而他的精神之路，从未走到尽头。

### (五)

正道长河。

终于，他被投入元大都的土牢。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”在昏暗的土牢中，45岁的文天祥仿佛又看到了集英殿上那个20岁的自己。25年过去，国家沦亡，肉身被困，但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没有死。

他一口气写下12位先贤——从春秋的齐国太史到中唐的段秀实。先贤们秉持的正气充盈天地，生死在正气面前已无足轻重：“是气所磅礴，凜烈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”

至于他自己，唯有“成仁取义”。

“以身殉道不苟生，道在光明照千古。”在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，为救国救民舍生忘死的壮烈情怀，才能让正道彻底彰显。

### (六)

“围剿”。

1931年9月，在兴国县方石岭隘口——正是文天祥部将巩信力战殉国处——红一方面军全歼国民党第52师。此战是第三次反“围剿”收官之战，红军以3万人迎敌30万人，半月内横扫七百里，彻底粉碎敌人进攻。

从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到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再到“唤起工农千百万”，一条不息的精神血脉穿越古今，奔涌向前。

七百余年前，那个白鹭洲走出的庐陵学子，从万卷书中读出的那份浩然正气，从来不曾远去。它不曾被土牢七气所蚀，不曾被零丁洋风浪所吞，也不曾因王朝更迭而断绝。它在龙冈的号角里，在方石岭的硝烟里，在铁狮子胡同那句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”的低语里。它只是换了一种面貌，在另一群人身上苏醒，在另一段岁月里继续奔流。

江流北去，日夜不息。白鹭洲上已经响了785年的读书声还将继续响下去。读书报国，文章节义，已深深烙进这片山河，烙进这个民族的血性和风骨。一代又一代后来人，将以自己的生命，以各自的方式，去回答同一个问题——

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

天祥千古。



吉州区石阳小学在白鹭洲书院开展读书日活动。 通讯员 李 军 摄



文天祥

(1236-1283)

字梦锡，号文山，庐陵人。

州书院肄业，南宋宝祐四年(1256)中状元。

奉诏勤王，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所赋《正气歌》为世人所传诵。是宋末著名的爱国诗人。

杰出的民族英雄。

白鹭洲书院前的文天祥雕像。 通讯员 李 军 摄

白鹭洲书院

1283年(元至元二十年)1月9日，元大都顺承门外柴市。

身披刑具的文天祥向南方方位，“向南再拜”，而后“谓监刑者曰：‘吾事已毕，心无恚矣！’”就义后，人们在他衣带间发现预先写好的绝命词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

他以最后文字昭示后人：天地间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，这就是仁与义。

同时，他也留下千古之问：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”

他用自己的全副生命，化作点点星火，鼓舞无数后来者奋起追寻。

历史自有其深沉回响。在他战斗过、失败过的地方，中华儿女书写了全新篇章。

1925年3月，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行馆逝世，临终念念不忘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”。这座建筑距离文天祥当年被关押的土牢仅200米，两位跨越600年的民族巨人，在时空坐标上悄然交汇。

1930年12月，毛泽东、朱德率红一方面军转战永丰县君埠乡——与文天祥兵败的空坑村近在咫尺。12月30日，红军在龙冈全歼国民党第18师9000余人，活捉张辉瓒，粉碎了第一次